昆明学院学报　2019，41（2）：9～12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儿童文学研究】

死亡书写在伊夫·邦廷图画书中的表现

黄双燕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伊夫·邦廷的图画书中有许多呈现死亡话题的佳作。她在其中呈现“死亡”主题的内容时，以其特有的表现手法——儿童视角、镜像式的死亡意象、爱的引导者形象的刻画来巧妙地联结生与死，承载孩子内心的寄望与深情。其力透纸背的文字叙事功力导引出其死亡书写的启示与内涵，这能让孩子明白：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伤痛、失去其实是另外一个向度的给予。

关键词：儿童文学；伊夫·邦廷；图画书；死亡书写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9）02－0009－04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9.02.002

The Performance of Death Writing in Eve Bunting's Picture Books

HUANG Shuang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Zhejiang，China　321004）

Abstract：Eve Bunting's picture books are full of the topics of death. When presenting the content of the theme of “death”，she skillfully connects life and death with her unique techniques of expression：children's perspective，mirror-like image of death，and the portrayal of the image of love guide，so as to carry the hope and deep feeling of children's hearts. Her ability of narration leads to the inspir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her death writing，which enables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ain and loss they have experienced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are actually giving of another dimension.

Key words：children's literature；Eve Bunting；picture Books；death writing

伊夫·邦廷是美国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她擅长以简洁的文字、感人的笔触，以及宽阔的写作角度关注社会议题。其图画书作品获得美国凯迪克金牌奖、美国童书作家协会金风筝奖等。《小鲁的池塘》《爷爷的墙》《记忆的项链》是其呈现死亡话题的佳作。伊夫·邦廷就像一位牵着孩子们的手去切身体会、观察故事现场的讲者，让人从悲伤，无情分离，战争纷乱的历史现实里挣脱出来，找寻到向死而生的光亮与希望。她在其多本图画书中呈现“死亡”主题的内容时，以其特有的表现手法——儿童视角、镜像式的死亡意象、爱的引导者形象的刻画来巧妙地联结生与死，承载生者内心的寄望与深情。

一、儿童视角

《小鲁的池塘》讲述的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鲁因为生病而离世，“我”和大家试图找到一种可以纪念他的方式来安慰、抚平彼此内心伤痛的故事。儿童视角的切入，将孩子身边的死亡故事具象化。就这个故事内容而言，伊夫·邦廷将“死亡”这个话题非常直接而又纯粹地揉进孩子们现实的情境之中，以四两拨千斤之态告诉孩子：死亡并不是友谊终止的节点，或许存在着另外一种延续的可能。跟着故事徐徐推进，我们惊叹于邦廷笔下的孩子们之间友谊的跨度，但隐隐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关于小鲁的去世，作为孩子世界里集体无

收稿日期：2018－12－11
作者简介：黄双燕（1992—），女，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意识的“我”是如何排遣悲伤之情？如何在感知死亡的心境中获取生命的热望？虽然，爸爸妈妈在与“我”一起面对好朋友离去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拥抱与安慰的话无疑深深关怀、说服着“我”。但我们最终发现，抵消孩子内心对死亡产生疑惑与恐惧的方式——其实是孩子自我的求证之钥与内心希冀之锁的契合。

故事中，伊夫·邦廷缜密的行文与巧妙的铺垫，让“蜂鸟”在“我”的窗边出现，继而飞往小鲁池塘边上的吸食器上吸取糖水，更让“我”怀着美好的憧憬期待——它会飞到画着郁金香的房子这里来，相信它记得！如此真正让“我”在积极的盼望中等候生命的奇迹。“蜂鸟”——作为抵消恐惧的象征，呈现出的生命跃动恰到好处地符合孩子低年龄段的心理。作者没有把孩子带到幽深、悲伤的境地。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让故事的走向轻盈而灵动。不过，作者只留下悬念，而不是明白地说出孩子心中真正的渴望——蜂鸟会不会就是小鲁？是，或者不是，对于孩子们而言是开放式的答案，作者无意挑破。因为寄寓“美”的前提未必总是“真”，但是在孩子的心里，需要一种信仰式的过渡作为贴近儿童伤痛心理的诉求方式，呈现一种奇迹式的生命可能。

这是作者在儿童的立场，运用儿童视角切近死亡的书写方式，也是作者摸索出的契合孩子心理的求证之钥。“以诗意的叙事、象征、寓言、隐喻等艺术手法，表现死亡对于人类精神结构的深刻影响，展示超越知识形式的诗意冲动对于死亡的想象性否定。在它虚构的审美空间，取消死亡的位置，生命以无限的活力提供给欣赏者想象性的愉悦和审美沉醉。”[1]伊夫·邦廷在《小鲁的池塘》里借着“蜂鸟”的替代性存在，使小鲁与“我”之间的友谊跨越了生与死的屏障。这也使得文本故事里的情感张力延宕于现实与幻想之间，飞跃在孩子们最纯真、柔软的心坎。

李利安·H. 史密斯在《欢欣岁月》里说：“我们的观察力越敏锐，离儿童看待图画书以及故事的视角也就越近——孩子在面对图画或者故事的时候是带着善良的牵挂、欢乐、好奇和笑声的。我们也会看到，艺术家自身的表达是如何给予儿童们关于美、真理与想象的概念的。”[2]伊夫·邦廷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作家。她试图在关于死亡主题的故事行进中，以儿童的视角书写死亡带给孩子的冲击以及孩子最本真的应对方式。与其说是书写，不如说是和孩子一起带着善良的牵挂找寻生命另一维度的馈赠。“正如批评家们对作品中的死亡书写不吝赞美之词，称之为‘道德的崇高’”[3]。在图画书的文字中，伊夫·邦廷丝毫没有站在成人立场上借着死亡书写对孩子侃侃而谈，而是借助儿童视角下的情感梳理，不经意地将“道德的崇高”之美嵌入孩子们的成长轨迹之中，给予他们相信生命奇迹的热望。这正是伊夫·邦廷的死亡主题图画书有别于他作的魅力所在。

二、镜像式的死亡意象

如果说《小鲁的池塘》这部图画书表达的是：伊夫·邦廷将死亡书写的表现设定在儿童私人的生活领域——孩子间的友谊因着死亡之故而被强行切断。那么，《爷爷的墙》这部图画书似乎告诉我们：她的笔触与情感也延伸向现实历史中更宏大的舞台上去。

战争的毁灭性带给无数家庭的创伤与追思，都凝结在列满名字的死亡之墙——越战纪念碑上。《爷爷的墙》分明是表现越南战争带给历史、带给争战双方万万家庭一道永久性伤疤的文本，而伊夫·邦廷巧妙地只用一面“墙”来观照战争过后人心的殇痛与情绪。她试图抽取出历史长河中一条颇具残酷的死亡之线——因战争而起的亡命之事，让孩子触摸历史与个体生命交织的厚度。

从文本的叙述视角来看，故事同样是从孩子“我”的立场来呈现的。我和爸爸一起来到越战纪念碑的所在地华盛顿，来寻找逝去者爷爷，更确切地说是爷爷的名字。在找寻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坐轮椅的伯伯——越战中幸存下来的士兵；相拥哭泣的爷爷奶奶——或许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路过的爷孙俩——代际间亲情的流露让“我”羡慕；来悼念逝去军人的师生们——思考生存与死亡的关系。故事中的“我”观察、聆听着，在孩子的立场试图去体会、揣摩来往之人的心境，在与爸爸的对话中感受爷爷的离开存在于他心中的伤痛，继而在一种肃穆的环境气氛中感受历史中的死亡事件带给几代人的悲伤之情。

墙，作为镜像式的死亡意象，既是一种镌刻着逝去之人名字的载体——承载着个体生命的轨迹与意义，又是一面观照存活之人的镜子——指涉出人这一生命体整体性的归宿。墙，作为死亡镜像的指涉，是作者试图以她艺术性的呈现方式让孩子在“反照”中进行哲理性的思考。因为作者并没有在文本中对战争的残酷性进行直接的表露，而是以平静的铺陈使得故事围绕墙这一意象辐射出一幕幕场景，任由孩子的心绪与之交互，而获取对死亡阶段性的认识。

孩子对死亡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对战争做出牺牲的死亡认识对他们而言更需要时间，就像文本中的“我”在留下照片时怀疑的那样——或许爷爷根本不会认识我，比起爷爷成为战斗英雄，孩子真切地表露出自己的心愿——“我更愿意爷爷就在这里，带我去河边，告诉我扣好外套的扣子，因为天气冷。我更愿意他就在我身边。”作者并非蓄意挑破战争的残酷带给万万家庭的疼痛，而是借由孩子的一番话，让人反思战争的意义指向，反思战争过后死亡带给人的恐惧、伤害与阴影。在面对大背景（诸如战争）的不可抗拒之力时，人予以意志的顺从与铁血般的忠诚是荣耀的。这便是无畏牺牲的缘由，也是人对之敬仰的原因。而孩子对亲情的渴望正切中了作为家与国联结的脉搏——家与国都需要爱的守护，当两者存在对立的问题时，人的选择便勾勒着生命更多重的脉络。其实，生命总在不断完成源于本能又高于本能的行为，心灵上的挣扎造就了文本叙事中的悖论。死亡的美丽、崇高、亲切、平静，说到底是放置在人心底的一面镜子所映出的奇特图景。伊夫·邦廷捕捉到了悬置在历史语境中的这面镜子。

“死亡在战争中表现为一种精神价值：荣誉。这是英雄时代流传下来的一种价值观，诸英雄都因为一种勇于赴死的伟大精神而获得了其崇高性。”[4]但对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言，儿童文学很难站在正义与否的立场上对战争进行评判与处理。伊夫·邦廷明智地采取了“隔”之笔法，她并没有使孩子在面对、观察与体会各处细节之中直接接受勇于赴死之人的崇高性，而是让孩子在墙这一镜像式的死亡意象设置中携取自己所能承受的重量，不失真、不矫作。尤其在故事的末尾让孩子的真实心愿给人情感上的一击，这是她举重若轻的死亡书写功力与温情关怀之笔的合力之处。作者设置的镜像式的死亡意象——墙的贯穿，使得这一部迷人的文本充满多义性，并留下许多无法言喻的情感。因为故事中的战争故事，是作者避而不谈，或许是其刻意留下的悬念。但是从父子两人手牵手走出象征“死亡之境”的纪念碑后的画面，预示着归途之路上的故事还未结束，文本内外的孩子对战争与死亡、小家与大国、代际间的亲情的感怀还在继续。

三、爱的引导者形象

无论是《小鲁的池塘》里默默陪伴孩子度过“伤痛时光”的父母，还是《爷爷的墙》里由作者所弱化叙写的父亲形象，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形象特征始终隐含在伊夫·邦廷死亡主题图画书的角色设定之中，那就是他们都具备了“爱之引导者”的品格。即使是《记忆的项链》里出现的特殊身份——“新妈妈”（后母）身上也承载着作者所力图颠覆的狠毒、冰冷的典型，而换之以温情叙写故事的可能。

《记忆的项链》里的萝拉一直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伤里出不来，由扣子串联而成的项链是她联结过去的媒介。即使作为成人的父亲已然走出妻子离去的阴霾，试图组建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孩子萝拉心里的一道坎儿始终存在，艰难得无法跨越。她内心的无法割舍之痛呈现于她每每拿出“记忆的项链”来重温属于母亲的点滴。

故事开始于爸爸和珍妮（新妈妈）油漆房子，而萝拉躲在后院的橡树底下与猫咪分享项链中扣子的来历。爸爸和新妈妈相伴的温馨与萝拉独自一人的落寞形成极富刺痛性的对比。但作者并未让这样的悲伤蔓延，而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记忆的项链”被猫咪的一跃而散落一地。一家人便放下手头之事一起在草地上找寻失落的纽扣。一种看似偶然性的事件，却预示着新生活开始的契机。

图画书中的后母珍妮在尊重、理解孩子的立场上等待萝拉从伤心里出来的同时，她也真正赋予孩子所需要的爱与俯就。最后一粒遗落的扣子是珍妮为萝拉找到的，这代表着珍妮怀揣着真切的爱去体贴孩子最内在的需要。正像珍妮所知悉的那样，

“萝拉宁可让那颗扣子搞丢，也不会要一个替代品。就像妈妈一样，没有人可以替代。”所以她执意要在深夜的草丛里找到那颗纽扣，而在找到后决定把它留在门廊上，像是精灵送给萝拉的礼物，这是她俯就孩子的心境而有的态度。正因为珍妮这样的举动，而让萝拉感动着开始学习在心里接纳她的存在。甚至于，萝拉看到了珍妮那美丽的一面——由她衬衫上的暗绿色扣子所指代，暗自留意着，“或许有一天，她会向珍妮要那颗扣子，一起串在记忆的项链里”。原本为悲伤意象之“记忆的项链”在这里被赋予新的生命，预示着被死亡截断了的“项链”得到了更明丽的延续。

孩子在面对至亲之人离去的时候，那瞬间被死亡所撕裂的伤口，非仅是时间的流逝之法便可以修复的。真正让孩子坦诚地放下内心伤痕、接受新的生活，进而明白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故事，需要另外一个向度的给予，这是成人贴近孩子的心性俯就、鼓励所能达到的。正如《记忆的项链》中，作者所刻画的这位“理想型”的新母亲形象，她是孩子在许许多多受挫、受伤后的环境里所期待出现的陪伴者。但其身份的尴尬性——后母所必然背负的负面形象，俨然隐藏在对立关系之下而被作者弱化了。这个故事中的后母柔细地关切孩子的内心，使得孩子在舒适的关系中明白释怀与接纳的意义。

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孩子却是持守过去挥之不去的伤痛记忆，在自己孤独的角落里暗自神伤，无法走出阴霾。更有甚者，若是与亲人、朋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便会有意料不到的危险后果。与《小鲁的池塘》《爷爷的墙》两部作品不同的是，《记忆的项链》更侧重于亲子间真挚的互动之需与最内在的体谅之情。家长因各种缘由重组家庭，势必会在孩子心间留下缝隙。而孩子往往持守“记忆的项链”作为沉溺过去，以及对现存关系的抗争态度，这并非是其填补缝隙的方式。成人该有怎样合适的参与和引导呢？伊夫·邦廷凭借文本里出现的理想的引导者形象，诠释出“爱是最短路径，使人免去迂回”的情感真理。

《小鲁的池塘》里那只寻找吸食器的“蜂鸟”，《爷爷的墙》里那面刻满了名字的死亡之“墙”，《记忆的项链》里那条妈妈留给“我”的唯一礼物——“项链”，它们在文本里成为作者呈现死亡主题之时寄寓美好希望、代表崇敬之思、重新建构新生活的载体。当死亡临及孩子身边的朋友、亲人时，作者没有刻意去减轻孩子对于死亡的恐惧，而是在不同维度的表述与呈现下，或是找到与内心契合的替代性存在；或是接收客观讯息作为对事实的确证；或是情感复生而使生命得到了更明丽的延续。

“文学离开对人类自身生命的追问是空洞和肤浅的，文学的社会价值正是在于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文学家的使命，如里尔克所说，就是在文学中将生与死结合起来。而文学中的死亡书写为文学之美。”[5] 伊夫·邦廷图画书中的死亡书写正是因她怀揣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而有如此柔美的艺术呈现和厚重的情感传达。她擅于运用柔和流动的书写方式，更熟稔于儿童的心理需求，所以其独到的死亡书写手法——儿童视角的切入、镜像式死亡意象的刻画、爱的引导者形象的描摹，能抚平死亡带给孩子的伤痛，使他们在图画书的阅读过程中触及到生活更宽广的维度，获得生命最温柔的光亮与希望，去学习接纳或是拥抱因为失去才有的另外一种向度的给予。相信这便是邦廷力透纸背的文字叙事功力所导引出的死亡书写的启示与内涵。

［参考文献］

［1］颜翔林. 死亡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11.

［2］史密斯. 欢欣岁月［M］. 梅思繁，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171.

［3］HOLUBETZ M. Death-bed Scenes in Victorian Fiction［J］. English Studies，1986，67（1）：14－34.

［4］胡莹莹. 从战争死亡母题的流变探微时代精神的发展［J］. 文学评论，2012：36.

［5］陈民. 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审美风貌［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19.